

青山

鲁凯 著

青山看不厌
流水趣何长

 内蒙古出版集团 远方出版社

青山

鲁凯
著

内蒙古出版集团
远方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青山/鲁凯著.——呼和浩特:远方出版社,2016.9

ISBN 978-7-5555-0749-9

I.①青… II.①鲁… III.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221071号

青山

作 者	鲁 凯
责任编辑	云高娃
装帧设计	查日苏
出版发行	内蒙古出版集团 远方出版社
社 址	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666号 邮编 010010
电 话	(0471) 2236471总编室 2236460发行部
经 销	新华书店
印 刷	湖南省誉成广告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	710mm × 1000mm 1/16
字 数	450千
印 张	31.5
版 次	2016年9月第1版
印 次	2016年9月第1次印刷
标准书号	ISBN 978-7-5555-0749-9
定 价	48.0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

| 自序 |

在商品买卖中，时常有假冒伪劣、以次充好、短斤少两的奸商。对文化界这个行当来说，作为一名读者，时常买一本书回来总会有上当受骗的感觉。这个现象，在附庸风雅、营销当道、相互站台的今天，尤为显著。

对于那些不法商贩我们可以谴责、追责，对于那些不以字数跟内容成书，而以增加排版空间跟纸张厚度使其看来像一本书，甚至中文行文习惯都没有掌握的作者，他们的职业操守是不合格的，读者也是可以声讨的，可是除了声讨，恐怕也难有什么具体的追责措施，掏出去的钱已经打了水漂，再也追不回来了。这恐怕是文化界这个行当最大的优势！

在鱼目混珠的当下，在随便有点名气的人都要出书标榜的当下，我最大的心愿是读者翻开书后不会有上当的感觉。如果读者看的时候感觉还有点阅读的快感，看完后觉得买到了消费者剩余的话，那谢天谢地了！当然，如果您觉得上了当，那我先在这里向您致歉。如果能找到补过的方法，我一定尽全力弥补您。

言归正传。白居易在《与元九书》中有两句话：“文章合为时而

著，歌诗合为事而作。”他主张写文章应该把握时代脉搏，倾听时代的声音，主张文艺作品应该反映社会现实，反映最广大人民生活的酸甜苦辣，这本《青山》应该是符合白居易提出的为文标准的。

《青山》写你、写我、写社会大众、写天下苍生，写变迁中的中国社会，又写永恒不变的人的感情，既包罗万象，又有所侧重。是小说，更是一部社会变迁史。在时代的浪潮中，大部分人应该可以在这本书中找到自己或是身边人的身影。

黄遵宪评梁启超的文字用“是谓人人意中所有，却为人人笔下所无，虽铁石人亦应感动”这种句子，这本《青山》算是心血之作，以我个人的阅历跟阅读面来说，可能也配得上这句话。

出版界似乎每年都会出很多书，鉴定是不是好书的两个标准，一是读者看完第一遍后会不会再翻翻，第二是在历史的长河中能不能经得起时间的淘洗。愿青山不老，青山长存，希望《青山》能带给您应有的感动。

秘魔崖月夜

胡适

依旧是月圆时，
依旧是空山，静夜；
我独自月下归来，——
这凄凉如何能解！

翠微山上的一阵松涛，
惊破了空山的寂静。
山风吹乱了窗纸上的松痕，
吹不散我心头的人影。

目录

自序 / 1

一 / 1

二 / 7

三 / 11

四 / 24

五 / 37

六 / 50

七 / 62

八 / 75

九 / 90

十 / 100

十一 / 108

十二 / 116

十三 / 123

十四 / 131

十五 / 138

十六 / 148

十七 / 156

目录

十八 / 165

十九 / 174

二十 / 181

二十一 / 187

二十二 / 199

二十三 / 212

二十四 / 220

二十五 / 230

二十六 / 238

二十七 / 244

二十八 / 257

二十九 / 269

三十 / 278

三十一 / 284

三十二 / 296

三十三 / 304

三十四 / 318

三十五 / 327

三十六 / 335

目录

三十七 | / 341

三十八 | / 350

三十九 | / 357

四十 | / 372

四十一 | / 381

四十二 | / 394

四十三 | / 400

四十四 | / 408

四十五 | / 418

四十六 | / 429

四十七 | / 437

四十八 | / 445

四十九 | / 452

五十 | / 459

五十一 | / 469

五十二 | / 483

五十三 | / 491

一九九四年正月下旬，冬寒尚未过去，枯败萧索的田野里、山坡上已依稀钻出了嫩芽，冒出了新绿，预报着春的气息。时令已过雨水，惊蛰再过几天就要到了，但天边的云雨层积得还不够厚，偶尔响过的几声闷雷没能炸开云层带来几场酣畅的春雨。庄稼人盼望着、盼望着，盼望着春风抚绿一冬的枯草，春雨浇灌霜冻的大地。

楠竹林里蛰伏了一冬的笋子，等着春雨挥洒来冲破泥土，冒出笋尖，以感受这阳光风雨的世界。春雨一至，农忙就要开始，除草、犁地、下种，农俗一年之计在于春嘛。只有稻田里的绿肥在这春尚未至、冬寒瑟瑟的时节里，长得青青翠翠，还开出了水红色的小花，伴着微风摇曳。春耕开始后，绿肥便化作春泥，滋养新种的秧苗。

大茅坪这个村庄三面绕山，虽不是枝繁叶茂的季节，春风、春雨也未酣畅而至，但这南方的小村庄，远望去还是一片墨绿的色彩，青山环绕。春、夏、秋、冬周而复始，青山不依季节的轮转，永葆长存的青色！

村庄里有几十户人家，房子都是泥砖砌墙，黑瓦盖顶，灶堂里刚烧

过火的人家屋顶上还冒着淡淡青烟。山坡上，枯枝败叶遮盖下的杂草已冒出草尖，散落的耕牛俯首啃着嫩草，吃饱了的抬头哞哞哞叫起来。玩闹的年轻人听到这声音，停下打闹，吹起肩背上挂着的牛角，声音绵长而悠远，久久地回荡在村庄里。偶尔有不规矩的牛要跨过菜园的篱笆，他们则赶紧跑过来勒住缰绳，但也不抽它们，傍晚还要骑牛背上回家了，这可是天大的乐趣！

村庄靠着条坑坑洼洼、极不平整的泥土路连接着邻村。队里地少人稠，缓坡开垦出梯田，地势更高处，引水灌溉不到的地方，村民则一锄头一锄头挖出来做菜地。每家每户都养有鸡、鸭、猪，而牛只有条件好的人家才买得起，千百年来自然经济的缩影。

刚过完年不久，正是农闲时节，一些人聚在地坪上、屋檐下打牌，输急了的人骂娘声不绝于耳，这是农村的热闹与习俗，骂的虽难听，但没人会较真，牌桌上还是其乐融融。准备盖房子的人赶着春耕还没开始，在田里用模子做着泥砖。间或也有人扛着锄头，提着鱼篓在田里挖泥鳅、鳊鱼。还有村民忙着往田里灌满水，田地经水浸润，牛耕起来可省些力气。田垄上虽还只是一片浅绿，但偶尔也有勤快的堂客们提着篮子在田垄上掐蒿子，这个时候蒿子刚刚长出嫩芽，做出来的粑粑最好吃。一些闲不下来的人，戴着斗笠，披着蓑衣，已经赶着牛开始犁田了。这精打细算、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啊！

这一天下午，天色阴沉沉，毛毛细雨和着风声淅淅沥沥地下着。村里的小学第六节课下课铃响起，这也是放学铃了。不一会儿，成群结队、三三两两的小学生欢呼雀跃地喊叫着、奔跑着出了校门。天空虽然下着细雨，但孩子们也不撑伞，雨丝打在脸上是沁人的凉意，这对儿童是一种别致的欢乐。泥泞的公路上一时人声喧哗，直到散开一百多米后，孩子们分别走上叉路、田垄，欢闹声才渐渐消散在这广漠的田野，校园一天的喧闹也平静下去了。

相比村民的泥砖房，校园依地势高低而建的两排教学楼是红砖砌成的，虽未粉刷，但在村子里也是足够气派。村民节衣缩食集资盖起了学校，校园寄托着村里人最淳朴、最迫切、最实在的愿望，自己在田里、山里摸爬打滚、操劳耕耘一辈子是服了命，但下一代总不能全在地里创

吧，也许穷困的地方，翻身的机会只有教育吧！

七岁半的高翔今天没有和同队同班的徐钦、高大齐及低一年级的徐俊同行。徐俊跟高翔是上下屋的邻舍，比高翔小一岁，刚上一年级，他父亲徐福生，母亲刘美凡在队里算是和善人，但不是热心人，队里拉帮结派他们从不参与，有什么不公平的事只要不涉及自己的利益也从不关心，属于事不关己与我无关，安心过着自己日子的人。高大齐父亲高余是副队长，是队中一霸，在外面经常被人打，回来却爱逞角色、耍威风，队里人慑于他家两兄弟（他跟他弟高量都是人高马大），没欺负到自己头上都是不管闲事。他在乡亲们面前逞能，还欺负过几次高翔父亲，由于高翔父亲老实，事情往往都是不了了之。虽有个蛮横的爹，但高大齐性情却安静得多，甚至可以说是胆小，学校里从不张扬挑事，很多时候都是一个人安安静静的。徐钦有个年龄相差不多的哥哥徐祝，他父亲徐满军是队长，对队里的争执纠纷也是睁只眼闭只眼，只要不关涉他的利益，事情都是高高挂起。高翔家经济条件虽不如他们，但他学习好，头脑灵活，是他们中的孩子王。

今天上六年级的大姐高玉兰，上三年级的二姐高春兰午休时过来跟他说家里有事先回去了，看她俩神色，怕是有什么事，不过高翔也懒得想那么多。今天他跟陈建平值日，放学后得擦黑板、打扫教室，这可不能马虎，班主任王老师检查过后才能回家了。

两人嘻嘻哈哈整理好一切，陈建平叫王老师过来检查，高翔忙着收拾书包。王老师象征性地看了一眼，说道：“你们可以回去了。”说完这句话就往办公室走，走了几步又折回来，把高翔跟陈建平吓了一跳，难道老师还有任务布置？不料王老师只是说道：“高翔，下周有次小考，你加把劲，考个年级第一，老师奖你一本笔记本。”

王秀梅老师跟高翔都是前进组的，但高翔答话间完全没有邻里间的随意与散漫，他声音不高，毕恭毕敬地应答了。对小学生来说，父母的话往往多是耳边风，而老师说的都是圣旨，但谁又不是从小学过来的了，那些天真烂漫的日子啊！

王老师又叮嘱陈建平叫他回家好好写作业，并且跟他说他爸爸前几天托付他伯父陈世亮买的化肥已经买好，叫他爸爸天气好了去镇上拖回

来。王老师说完后，两人就背起书包出了校门。毛毛细雨随风飘着柔柔密密地洒下来，不一会儿头发就潮润了。

“陈建平，咱们赛跑吧，看谁跑得快。搞卫生又晚了，得快点回去，不然爸爸会说我被老师留下来。”高翔说着。

陈建平本应上三年级，他跟高翔二姐是同班，上学期一下课他们班男同学在水泥筑的乒乓球台上跳上跳下，一不小心跳坍塌了，结果就他没躲得及，压断了一只胳膊，休息了好几个月。因为王老师是他伯娘，他降级就降到这个班跟高翔成了同学，个子比高翔高了半个头，此时他就得意地俯视着高翔。

陈建平没有应声，走开一步，从头到脚打量着高翔。

“怎么了，看不起人？”

“怕你跑不过，我让你二十秒吧。”陈建平意气风发，神情得意地对高翔说着。

“谁怕你不成，要比就公平点，要不输了你又要耍赖。”高翔气势上没输给陈建平。

“好好，那就这样讲好了。”

两人坐着同桌，课间休息玩游戏，陈建平背着高翔与其他同学拉扯、碰撞，背着的人被拉下来就输了，他们俩从没输过。现在，这对朋友的较量在同一时、同一点上。

“我们就跑到往我家去的那条叉路口那。”陈建平道。

“一、二、三，开始。”高翔数到三，两人同时冲了出去。

风声在耳畔呼啸，飞奔之下毛毛雨迎面扑过来，眼睫毛上都沾满了雨珠。

一开始不相上下，交替领先。但一段距离后，陈建平个高腿长的优势就出来了。高翔跑步虽然不差，但个子矮了些，而且今天穿着大了一码的鞋（妈妈怕脚长得快，都是买大一码的鞋），走路不觉得，但跑起步来松松垮垮，被陈建平慢慢拉开了距离。

高翔奋力追赶，但脚下的鞋限制了速度，他索性停了下来。陈建平领先了就边跑边歇，不时地往回看。他看高翔停了下来，乐呵呵地喊道：“这么快就认输了，没劲！”说完转过身得意地甩着手走起来。

高翔停下把鞋脱下来装进书包，风驰电掣般在坑坑洼洼的泥石路上奔跑起来。冬寒未去，春暖未至，光脚踩在地面上冰凉的。路面铺着大小不一的砂石跟鹅卵石，光脚板踩在上面硌得火辣辣地疼，但也正因为如此，跑开了后脚板心就发热了。高翔就这样驱散了赤脚的冰寒，健步奔跑着……

高翔超过陈建平了！高翔超过陈建平了！得意之情在他胸膛洋溢起来。

高翔跑到前面去了，陈建平有些措手不及，但他马上迈开步子紧追上来，两人不相上下，陈建平在后面扯着高翔的衣服哈哈笑着，最后几乎同时到了叉路口。

高翔挥着衣袖揩着额头上的雨水跟汗水，嚷道：“我赢了！我赢了！”陈建平不服气地跳起来高声喊道：“是我赢了，你输了。你犯规，不穿鞋脚轻多了，当然跑得快。这次胜负不分明，再跑一次！”

“明天再跟你跑，回去晚了爸爸会骂人。”

陈建平拐上了小叉路，高翔沿着公路直走，心里一直嘀咕着：“没输，我没输，我还赢了，哎呀，脚板心真疼啊！”

等陈建平走远了，高翔坐到田垄上把袜子脱下来，脚板心破了好几块皮，但这点皮肉伤对从小就山里来水里去的孩子来说，算得了什么！高翔穿上鞋往回走着。田野绕着翠绿的群山，水塘里、沟渠中断断续续地传来几声蛙鸣，春天就快到了。

高翔走得不急不缓，边走边往路边清可见底的沟渠里丢石头，流水淙淙，石头落下的刹那溅起水花，小鱼飞速散开，等水面的波纹平下来，躲进水草中的鱼儿才又纷纷冒出来在溪流中来回游串，这对高翔是莫大的快乐。

“还在玩，还不赶快回去。”

迎面走过来的是村长胡建明。今天是阴雨天，胡建明趁这点时间到各队走了一趟，一来打发无聊的时间，二来为修整水渠，顺便找各队队长商议并交代了大致的任务，公私兼顾。

高翔抬起头看了他一眼，不知这个平常看起来威武的村长今天怎么会跟他说话。

“高冬九死了，还不快回去！”

村长穿着比一般人家要好些，仪表上带着威严跟神气，高翔还是没有搭理他。

等胡建明走过身后，他才愣了一下：高冬九死了，爸爸去世了？这几个字是什么意思？又意味着什么？高翔只是迷惑与不安，爸爸早上还给他们做了红薯粉煮饭，怎么村长说他去世了？

高翔还是按先前的速度往家走着，可怜七岁半的他还不知道那几个字是什么意思！

二

高翔顺着公路走着，拐过一个山湾，前进组就一览无余了。一切似乎都很平静，大公鸡不甘寂寞伸着脖子接二连三地啼鸣着。邻舍各自忙着自家的事，生活依旧，像是什么都没有发生。

高翔进到屋里，今天天色不好，也没开灯，屋子里很暗。又是雨天，但好在只是细雨绵绵，屋顶上几个漏雨的地方还没漏下雨来。大姐二姐坐在灶屋里沉闷着脸一声不吭，妈妈躺在床上，被子蒙住了头，气氛沉寂压抑。这个情形，今天玩是不可能了，高翔搬个凳子准备写作业。

“妈妈还没吃中饭，你叫妈妈起来吃了饭再睡。我们叫了好久都没用，妈妈最爱你，你去叫。”二姐低着嗓音跟他说着。

高翔走到床头，饭碗放在床头柜上。

爸爸出事后，伯娘陈秀珍中午去学校把大姐二姐叫回来照顾妈妈，高翔一来小，二来怕耽误他学习，就没叫他，饭是两个姐姐做的。

高翔扯着被子叫妈妈吃饭，大姐二姐脸色肃穆，眼眶泪水盈盈。高翔不由一阵心酸，一股悲怆盈塞了心间，他哽着喉咙带着哭腔喊妈妈起

来吃饭，但妈妈像是睡着了，一点反应也没有。

妈妈并没有睡着，这猝然的打击太沉重了，一个人如何承受得起。今后三个孩子得指望她了，不能在她们面前掉眼泪，妈妈捂着被子说道：“妈妈不饿，你写作业去。”

高翔还是轻扯着被角叫妈妈起来吃饭，最后妈妈探出了头，拍拍他脑袋道：“写作业去，今天学了什么知识，妈妈饿了会起来吃的。”妈妈红肿着眼，里层的被子给泪水润湿了。

高翔趴在凳子上写着作业，家人的情绪使他慢慢朦胧地意识到爸爸去世是怎么一回事，又意味着什么！今天早上爸爸还给他们姐弟三个做了红薯粉煮饭，怎么下午回来就不在了？高翔的思绪飘到了幼年的记忆里。

记忆的第一片段：大概两三岁吧，具体几岁高翔也记不清楚，那时候爸爸妈妈天不亮就背着锄头干活去了，经常天黑了还不回来，有电还好，有时停电了屋里就是漆黑一片，高翔怕黑，就哇哇哇哭着要爸爸妈妈。两个姐姐年龄也没比他大多少，她们心里也害怕，但弟弟更小，她们就要好好带着他，大姐一边哄他，二姐一边划火柴照明，经常一盒火柴划完了爸爸妈妈也没有回来。

第二片段：记得模模糊糊的，那时候爸爸大概做生意去了，好长时间不在家。有一天吃过晚饭，有人敲门，开门是爸爸回来了。这个情景高翔记得清清楚楚，爸爸穿着背心，晒得黝黑黝黑的，肩膀上皮都晒裂开了，扁担在两个肩膀上压出了深深的凹痕。爸爸经常挑着一担子货物在外面吆喝着做买卖，高翔忘了爸爸做的什么生意，肩膀被扁担压得一边高一边低。那天爸爸回来后妈妈不怎么高兴，什么原因，高翔不知道，也许是做生意折了本吧，反正那天爸爸妈妈一直吵架，记得熬到好晚他们三个才去睡觉。

第三片段：家里的副业是织箩筐，有次织了几十担箩筐，爸爸挑到市里去卖，还答应带他们三个去市里玩。临去的前几天三个小孩别提多高兴，兴奋得睡不着觉。但当他们坐上班车后不久，新鲜感与兴奋感就消失了，三个人都晕车，吐了好几次。到市里后，爸爸挑着箩筐去卖，小孩走不快，爸爸要他们三个在一家医院那等着他，不要走开，他卖完